

大士像。一見歡喜。邀至彼縣。遂有孝廉楊紹先等咸來訪會。蕭楊是親。二皆鉅富。各有名園。心相契合。稽留一載。

▲蕭園還極道人

余二十七歲。乃崇禎元年。於十二月初旬。與眾友聚嬉梅園。此園去縣二十里。是閨初書室。倚石寶山下。縱廣十餘畝。植梨數百株。花卉四時可玩。酒闌間接得家音。知伯父望歸不至。壽逾古稀已逝。卽神驚酒醒。心傷淚墮。一彘不信僧道。倏爾發起出家之念。謂眾友云。我誠不孝。父母伯恩未報。大逆之罪難逃。今決志出家。懺罪報恩。從此一別。不復再聚。眾聞皆瞪眸視余。以爲發顛。蕭閨初云。汝一日不能無酒。何以言出家茹蔬。若果出家。不須他往。吾卽將此園奉施修行。楊紹先云。蕭兄旣施園。日用所需一應在我。亦將所隨家童捨予給使。余云。四事二公成就。乃多生良緣。更祈葷酒莫入此園。薪米莫拘二三。凡雲水僧道概願齋之。俱承喜諾。一無相逆。去園二十里外。有一道觀。余往拜訪。敍說出家。彼一老道士欲誘爲徒。見彼動止無規模。談吐越理。余言暫別。容思回復。見案上供皇經一其端也。

師一生行事。無非爲眾作道士。時屢云齋僧。是其端也。

▲感夢

部。求請園中閱之。彼云。汝非道士。何擅言請經。余卽解身衣。易彼道服。彼云。既爾是真出家。可以請去。余回園對經禮拜。自更名曰真元。號還極。

至臘月三十日。書玉皇牌位供養。至誠稱號禮拜。於中夜神倦。不覺伏地跪眠。夢見萬里碧空。一輪紅日。行到一大寺。殿臺高廣。朱垣環圍。松柏行植。中有一門。其中無數僧人。俱露頂披袈裟。余喜欲進。恨門闕太高。不能跨入。再三奮力。忽然超進。進已非道。成一僧形。眾中有一高座。上坐一老僧。身著丹衣。笑顏召余上座。余排眾而上。老僧持一卷經授予云。汝爲眾講。余接立旁講之。眾皆跪聽。及覺。渾身汗流。所講亦忘。自思終非玄門之士。後必爲僧。天明乃崇禎二年。余二十八歲。從此每日跪誦皇經一部。閱三日禮宥罪一周。以作恆課。於回向時無不悲咽含淚。白禱報恩。凡有諸舊識者。來園隨喜。見余從前俗氣頓除。真實修行不忘。皆發信心讚歎。有願長蔬者。有欲脫塵者。百里內咸知。蕭園還極道人矣。

去縣八十里。有三營鎮大覺寺。於崇禎三年春起建龍華會。元宵前

▲三營龍華
會飯僧濟
貧。

往彼隨喜。正遇主僧雲關同眾會首在殿。余整儀禮佛已。至齋堂中坐。有一居士皓首儒巾。近前長揖。問所從來。余云。自浪穹而來。彼問云。蕭園還極曾會否。道念修行若何。余云。曾會。此人但可聞名。不可覩面。假飾修行。乃銜己惑眾。況出家未久。有何道德。彼老居士正色而言。汝既爲道者。見人有德當讚。知人有過當隱。嫉妬同門。何名道者。有一居士自外而來。識余。卽歡喜作禮。老居士云。汝知此道人耶。答言。此是蕭園還極師。彼老居士云。幾乎對面錯過。卽召主僧並眾會首。一齊向余作禮。懇求主壇。余云。主龍華壇者。須知玄門法事。余惟靜修。專於禮誦。彼等復懇不已。余亦再三卻之。見眾情堅。余云。此大會必以齋僧爲首務。可曾預備否。眾答未備。余云。若缺齋僧。何爲勝會。此事余勉強擔荷。一則與眾居士莊嚴道場。次則引諸善信布施植福。眾聞欣讚拜謝。次日訪問此鎮大家。以便勸請爲首。有人語云。本鎮艾鄉宦呂指揮。二是翁壻。又富而好善。且是浪穹蕭家至親。除此則無。余思事似可成。卽先謁呂。恰遇蕭闈初遣使送禮。囑彼爲

指揮官名。

▲自意化導
因緣

通知。隨即請進。艾護法亦在內。彼雖聞余。尙未識面。敘說大會齋僧之由。彼云。豈有建龍華。而不飯僧者。還師既肯承當。老夫願爲唱導。即時邀本鎮鄉耆。暨諸善信議之。並皆樂從。次日艾呂二護法。張青黃之蓋於左右。余道服草履在中。鄉耆善信隨行。徧遊街陌一周。各勸親友共成善事。計一日所施。銀錢三百餘兩。米五百餘石。

即時鳩工匠起造草房數十間。其什物眾家借用。惟典食者。難得其人。至下午。見一行脚僧。來貌古語柔。幼而且勁。詢其來處。謂朝雞足山來。是尋甸府人。號曰成拙。余請相助。彼即許諾。甚有道念。晝夜辛勤。全無怠倦。由是以爲道友。每日間赴齋雲水僧道。不減千指。孤寡男婦乞丐貧人。逾於百數。凡有檀越設齋。俱勸禮僧求福。又開示彼諸貧苦人中。不無多生父母及眷屬在內。因前世不供三寶。不濟貧苦。所以今世招報如是。爾我肉眼不見。應當折我慢幢恭敬禮拜。聞者皆信。依言而行。此是滇南自古罕有之事。乃余未閱教典。自意化導。因緣。至會將終。聞眾會首。私議備

余最喜成拙之
爲人。故文中一
一特爲圈出。

禮相酬。未圓滿前一日，私辭成拙。天將曉時，飄然仍返浪穹。

▲劍川赤巖

書室

崇禎四年，余三十歲。二月中有劍川州李君輔君弼、昆仲，皆庠中名士。篤信三寶，恆與余會。彼有書室，去州三十餘里，赤巖奇秀，青松蒼古，最爲幽僻。欲請住靜。彼是閩初厚友，卽倩通知。閩初意涉兩難，在道交豈忍云別。論儒友復當順從。余云：此去劍川不遠，還是捨己從人爲美。遂辭蕭園而赴李請。於三月十五日到彼。齋僧如舊，進道愈加。二李增信，其兄發心亦長蔬。

▲西山老僧

六月初避暑登巖，就石趺坐。望西五里許，山環樹蔚，擬是古刹。到已見一茅廬，竹扉半掩，內聞魚聲誦經。候音止而進。有一老僧儀容可敬，余向禮拜。彼云：黃冠之流，多不禮僧。汝從何來，名號是誰。余答是浪穹蕭園還極。今受請住赤巖書室。彼叉手云：聞師在三營龍華會中，飯僧濟貧，不別門戶。善導檀信，令空我相。請問所師者誰，看何經教，能如是作大佛事。余云：未曾拜師，亦未閱教，皆自爲耳。彼驚訝云：汝所爲者，皆菩薩行。大有

▲雞足山

慧根。速拜明師。剃髮爲僧。弘揚法化。吾恆誦華嚴經。汝可請去恭敬跪閱。佛道之理淺深。菩薩願行無量。汝自然發菩提心。不藉他人開示。余聞拜謝。請經而返。焚香跪閱。至世主妙嚴品竟。又思初出家夜夢。急欲披剃爲僧。

於七月終。有浪穹縣大寺主僧妙宗。持蕭闍初書至。相約朝雞足山。於意相符。卽辭君輔昆仲。同闍初妙宗。八月十五日到山。宿寂光寺。訪問山中明師。聞獅子巖。有大力白雲二位老和尚。精修淨業。三十年不下山。於十八日同妙宗闍初。穿松繞徑。入谷登巖。至靜室已。禮拜哀乞剃髮。力老和尚詳詰根由。幸垂慈允。令備衣鉢。闍初云。旣承攝受還極。其衣鉢齋供俱在弟子。白雲老和尚言。吾觀此人終成法器。不可草草。恐出家易持戒不堅。須是自己沿門乞化。折其我慢。驗其心志。化得衣鉢。再來登山披剃。思二善知識。一攝一折。令人敬畏。佛門迥異玄門。珍重而不泛濫。知緣未至。含淚白云。和尚之言。一一遵依。但登山一番。豈忍空回。求賜一法名。

▲獅子巖大力白雲二老之攝折。

雖未剃髮。且作心僧。大力老和尚破顏微笑。遂起名云書瓊。

余禮退而出。四顧躊躇。一僧號月峯。近前問云。道人。汝心中有何事。

▲落馬化緣

不決。余言。思化衣鉢之地。無相識處。方往。彼云。浪穹過鳳尾山二百里。有落馬。地圖作路。落馬五井產鹽。人戶數萬。好善多富。我是彼人。不日還鄉省師。想汝未到。馬。可以同往。於九月終。與月峯離雞足。奔鳳尾。途行半月。乃到落馬。宿西山。

放光寺。主僧悟宗。悅顏相迎。不似初會。此寺是楊旌香火。家世樂善。子姪多儒。加之月峯。悟宗讚歎。凡好善者。莫不相顧。又有土官。姓自號晏之一會。投機。逾相愛敬。

土官者。凡諸邊地。有番苗等異族聚處者。皆設土官管理之。

師三十一歲

▲放光披剃

本覓生處。反成熟境。急欲登山披剃。復被檀護相絆。至崇禎五年九月初。有省中亮如老法師。赴永昌府請講經。畢還省。道從此過。宿東山大覺寺。對月峯議云。此方檀信堅留。出家之志未遂。意欲從亮老法師剃髮。以便隨侍參學。又恐有違雞足本願。爽信於善知識。此事云何。月峯云。我知亮法師是寂光一脈。曾居寂光方丈三年。汝起法名亦是寂光宗派。今

就此披剃。似離雞足。若論法派。仍是大力老和尚之孫。不爲爽信。還滿本願。事宜速辦。勿再疑遲。余心乃決。卽同月峯下放光之西嶺。登大覺之東山。禮請法師。但云奉供。不敢造次。擅言落髮。承師允可。移錫西山。次早焚香哀懇披剃。師笑云。吾昨夜夢一僧。身著袈裟。隨眾無數。語云髮長求剃。今日有此因緣。汝再來人也。可以紹吾弘法利生。應名讀體。號紹如。當擇期先造一五衣。受根本五戒。余悲出家之晚。且喜宿有深因。卜十月初五日披剃。街市信心者。於是日男婦接踵登山隨喜。正乏助者。出門覲面。恰遇成拙三營。一別兩載。今日如尅期而至。問從何來。答從永昌府寶臺山來。欲隨亮老法師。夜間趕至山下。聞在放光。今日爲一道人披剃。卻是還極師。兩人大笑。真乃奇緣。已時敷座剃髮受戒。男婦無數圍座。如觀至親。歎息不捨。齋畢而回。佛聲盈路。

次晚月峯言。此方信善持經者雖多。未曾見聞法師講演。紹師肯承當。請老法師慈愍。則千古不忘於此處披剃因緣。豈有饑逢美膳而不飽。

餐。故呈所舉白師。自願爲期主。師允許講法華經。卽初十日起期。期場所用什物。俱從土司自晏之借辦。日費錢米。任眾姓樂施。余晝爲期主。亦兼知賓。夜看經文。或次覆講。司庫倩之成拙。買辦主之月峯。每日聽經。四眾甚多。三時粥飯。六味無減。至十二月初八日圓滿。錢米有餘。利生增信。

於初九日辭諸檀護。初十日隨師長行。十五日到浪穹縣。宿妙宗寺。蕭闡初因遠出。楊紹先聞知接彼園中度歲。有同行道友徧周。是鶴慶府人。乃龍華山棲雲庵法眷。見余初出家卽爲期主。請轉法輪。彼亦發心請師至庵。講楞嚴經。師亦允之。不吝法施。正月上元後。余別紹先竝諸舊交。眾察余意必不可留。俱贈程儀。概卻不受。眾心不悅。故受少許。師喜余淡利息。貪逾加慈愛。

▲棲雲請法

師三十二歲。崇禎六年也。

▲麗江請法

二十二日到棲雲庵。麗江府土官姓木。篤信三寶。國制不聽出境。若聞有善知識及法師至鶴慶府。卽遣使迎入。故來請師。余侍同往。其地界東止金沙江。西至黑水河。南接劍川州。北距土蕃境。彼府院倚雪山下。銀

峯聳虛翠林徧壤。留在半月。請問佛法。

二月十八辭返鶴慶。二十日起講楞嚴。余僥倖職後堂。劍川州了然爲首座。乃石寶山萬佛寺僧。幼時曾遊江南講肆。此期四板首輪次覆講。至彼講八還章。巧越經旨。翻貶正座。眾人不。服。西堂號一雲。挑發余念。於本堂。憑眾出首座。過以清規石罰之。師知下堂。詢究其由。眾云。首座欺心。後堂性直。但未白師。乞求慈恕。師語首座。八還文理顯然。是汝謗法所招。亮如爲一平常。當自察之。謂余云。不奉師命。擅動清規。應當重責。今依眾評。從輕罰之。且之法師。然此數。跪香一炷。復願眾云。後堂認真護法。將來出頭。惟知規矩可行。不知人情。語頗有知人之明。可諱。

▲初引清規

▲初聞律

彼時尙有此說。今無聞矣。

一日有二三初出家者。至庵聽經。俗態厭人。師勸誡云。出家必先受沙彌十戒。次受比丘戒。具諸威儀。乃名爲僧。若不受比丘戒。威儀不具。不名爲僧。有玷法門。彼時余侍師側聞已。卽拜白云。請師爲受比丘戒。爲僧。師言。吾是法師。受比丘戒。須請律師。復問誰是律師。師云。律宗將息。南京

有古心律師中興。世稱爲律祖。今已涅槃。法嗣中獨三昧和尚大弘毗尼。今在江南。余云。某去江南受戒已。再回侍側。師云。萬里迢遞。汝何輕言。余云。師言不受比丘戒。不名爲僧。某捨道歸釋。原爲作僧。若非僧者。剃髮胡爲。師默然。余亦退。如是頻頻白師。師皆無語。至四月八日。講期圓滿。於午後。又詣方丈告假。師見念切志堅。乃云。是汝業力所牽。前途是福。也要去受。是苦。也要去受。任汝去罷。有數人欲同行。亦皆告假。師云。汝今甫行腳。即有多人相隨。好則成善知識。否則是江湖頭。余拜謝云。承慈悲授記。某今作善知識去。

▲發足多方

此是崇禎六年。余三十二歲。卽四月八日申時。分離棲雲庵。行二十五里。夜到一小庵借宿。成拙二月中。先上雞足山。相約四月二十日在大理府三塔寺會。余剋期而至。未遇。次日隨喜感通寺。成拙方到。從此南下。相伴不離。行四日至北巖谷鳥寺。逢一在俗相知。於彼出家施茶。見余驚訝。云。何爲僧行腳。自怨年老。不能相隨。余勸耑修淨業。彼立願念佛終身。

▲望望叩別

住十日別行。

至五月初二日。遙望白雲。家鄉在目。離城十里。宿金蟾寺。思雙親不能養。伯父不能葬。一夜雨淚不乾。其二幼弟拋撇七載。不知跼蹐何狀。以誰爲依。此去長別。不忍不會。天明向成拙言斯心事。行而復止。再思再嘆。今若以手足情存。此會必墮業網。豈特出家受戒修行不成。抑且無門以報生育深恩。當觀各人定業因緣。凡人生世。貧富苦樂。壽命短長。皆前生自作之業。今世自受之報。縱父子至親。不能相代。但恨未得親面。是忘仁義而缺慈悲。今莫如之何。惟將修行功德。回向拔濟。由是收淚繞城。望西山。神瑩倒地叩首。痛切心酸。足輒難舉。勉力奔馳。至廣通縣。宿古寺一單。次日行至祿豐縣途次。遇親眷周之賓。從省還楚。遠相呼云。許冲霄。汝在何處。幾時出家。今向何去。余答在雞足山出家。今下江南。受戒參學。問有信回否。余言信難盡說。二幼弟藉仗垂顧。面雖回答。足不停留。彼復仍問。余心悲咽。哽不能言。彼立顧遠乃去。成拙云。既未相見。當說信回。余

▲忘情割愛

云。頓割親愛。說則反惹情生。古云。心如鐵石。志願方堅。情愛不忘。至道難辦。

▲碧雞金馬

又行數日望近省。進碧鷄關。此關峯巒秀拔爲諸山首。俯瞰滇池。一碧萬頃。遂附舟而渡。登岸至省。宿城外彌勒寺。同行眾友欲遊諸刹。憩足數朝。余慮逢親友。恐礙前進。次早走松華壩。出金馬關。至板橋驛宿。成拙俗居。是尋甸府。出家楊林以納寨觀音庵。因便道不遠。邀諸友同往省師。然後長行。過兔兒關。宿何有庵。次早方到。彼師厚德。其兄朴素。皆修行人。一見歡喜相迎。欸留半月乃別。

▲羅漢燈

行數日至曲靖府。到破秦山。是昔諸葛武侯。與蠻酋盟誓處。有一古寺。在內挂單。余謂諸友云。我等此行。非類泛常遊方僧。但觀外境。不務正修。應就此處置羅漢燈一架。上可燃燈。下可貯油。日則擔行。夜則備用。每晚輪次當執。飯罷戌時點燈。眾人圍坐燈前。隨各所學之經。或讀文。或味義。至中夜放參。以爲行腳定規。

一自孔地圖作

亦資孔。

▲關索嶺與

盤江

行至平彝衛。出滇南勝境。接壤貴州。走一自孔。入普安州。行數日。過關索嶺。此嶺勢極高峻。周百餘里。上立嶺營。有關索廟。又行數日。過盤江。山路屈曲。上下峻險。頃刻大雨。澗流若吼。山徑成溝。四面風旋。一身難立。水從頸項直下股衣。兩腳橫步。如跨浮囊。解帶瀉水。猶開堤堰。如此數次。寒徹肌骨。謂諸友云。古人參學。捨身求法。不以爲苦。莫因此雨而退其心。將來好說行腳。眾皆大笑。冒雨扶行。至暮到山下。宿大願寺。遇一江南來僧。詰彼途中通塞。彼云。此時行腳最難。徧地江湖多作魔業。見衲衣蒲團人。則不相侵。若異於此。恐障參學。語諸友言。若圖一路安樂。且將行李更易。歇息十天。過盤江渡之鐵索橋。山崖險阻。林箐蒼蔚。滔滔江流。如箭奔激。乃通雲貴之要津。

▲安莊衛道

上

次日至安莊衛道上。砂石凸凹。峻嶒盤曲。不覺履底已穿。脫落難著。卽雙棄跣足。行數十里。至晚歇宿。足腫無踝。猶如火炙錐刺。中夜思之。身無一錢。此是孤庵野徑。又無化處。不能久棲。明早必趨前途。想世人爲貪。

功名富貴。尙耐若干辛苦而後遂。今爲出家修行。求解脫道。豈因乏履而退初心。次日仍復強行。初則腳跟艱於點地。漸漸拄杖跛行。行至五六里。不知足屬於己。亦不覺所痛。中途又無歇處。至晚將踐五十餘里。宿安莊衛庵中。次日化得草鞋學著。皮破繭起。任之不顧。有一江湖隨行數日。歇宿不離。次日午後至一小河。是獨木橋。長二丈許。成拙等先過前行。余徐徐在後。彼亦隨之。正至當中。余回首大叱一聲。彼驚落水。余指云。汝從今洗心去作好人。彼赧顏上岸。俛首別行一徑。

湖廣。卽兩湖也。

▲止水庵寫經
途中種種艱辛。諸友皆不以爲患。度夏經秋。於十月初。方到湖廣武岡州。宿止水庵。主僧異卉。極有道念。詢問余等。知從滇遠來。留住過冬。一日。請余入房喫茶。見案上有法華知音一部。在滇時聞師讚此解。落影於懷。欲借鈔寫。柰無紙筆。彼弟號中立好學。識余所欲。一切成就。是年冬。每日大雪。加之屋空。朔風貫入。余惟一衲。就單縮頸鈔寫。雖手指凍皴。筆墨凝滯。亦未少佇。彼師兄弟見余堅志勤學。倍增憐敬。贈以棉襖。余愧受服。

師三十三歲。崇禎七年也。

▲梁家庵聽楞嚴

自有生來於此始著棉衣。其同行二三友，相別朝海，成拙覺心。隨伴。此武岡州藩封岷王，有一宗室諱烟離，喜攻書畫，與異卉師交往。十月中踏雪而來，携正紙一張貼之壁上，欲畫孤舟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圖。炭稿數次，仍未決定。余立旁觀，語云：凡善畫者，意在筆先，下手不假思議，方得其神。如此再三擬度，恐無天然之妙。彼顧余云：說則似易，作則實難，汝能否耶？余笑答云：頗曉一二。彼卽過筆與余，請寫此圖。余接筆在手，先存意布境，遂一揮而成。投筆於案，彼深讚美。語異師言：僧中所隱高士，不尠。可將此圖懸庵。自此頻來坐談，親書二手卷，贈余及成拙覺心，敘其參訪知識行腳因緣。

正月初五日，和宜法師在梁家庵開講楞嚴，去止水六十里。中立師相約聽經，成拙未讀。楞嚴先往寶慶府五臺庵親觀，顯愚大師經完至彼相會。余等三人到彼聽眾僅二十餘人，皆各攢米一石，銀一兩，結社。中立攢入，余與覺心隨身衲衣蒲團，無攢單之物，意欲隨喜卽行。中立爲白法